

# 42

## 玫瑰的名字 撰文 唐卓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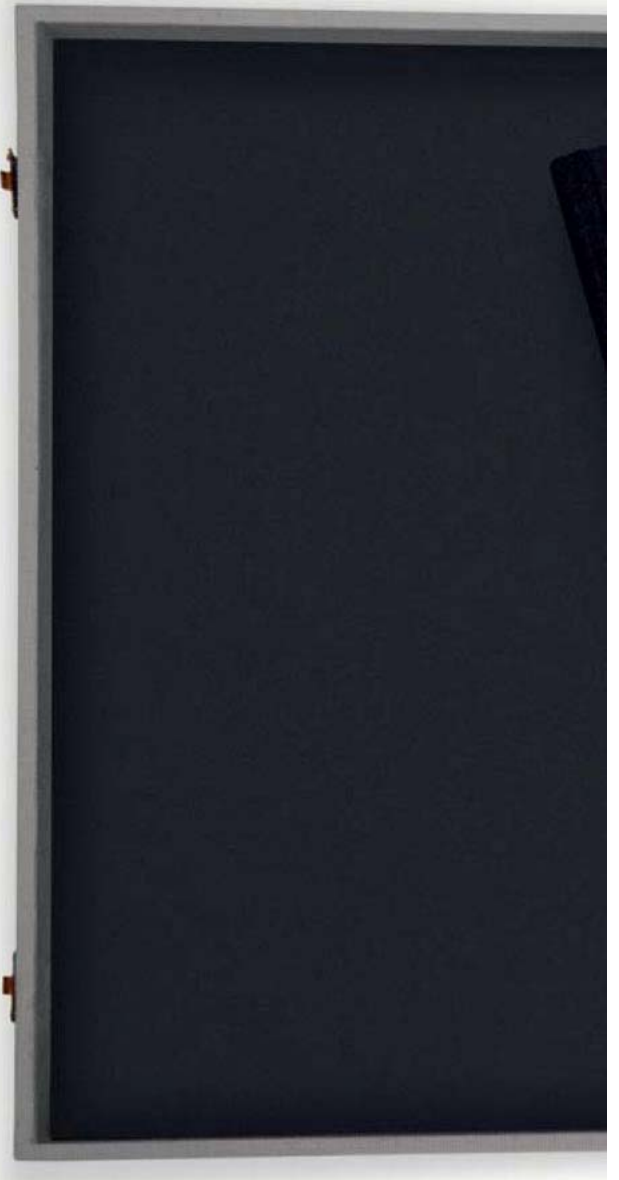
赢得“2010 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大奖的法国著名裸像摄影师 Bettina Rheims 早年曾是模特和记者，摆造型的经验使她对模特的姿态以及衍生而出的微妙政治气味极为敏感。她致力于使镜头前的女子摆脱社会尤其男性的审美压迫，裸露正是她帮助构想中的女子“去社会化”的手段，影像新作《Rose c'est paris》明显延续了这一特质。

过去 30 间，Bettina Rheims 是巴黎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裸像摄影艺术家，情欲主题和超现实甚至抽象化的布景具有极高辨识度。与作家 / 导演（也是前夫）Serge Bramly 携手创作的 2010 年影像新作《玫瑰，巴黎如斯》（Rose, c'est paris）曾于今年春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展出，随后以限量版套装形式公诸于世——考究布面手提箱内装载厚达 332 页摄影集和一部长达 138 分钟的电影，附赠埃菲尔铁塔雕塑及取材于 20 世纪初犯罪小说《芳托马斯》（Fantômas）的面具。全球限量 1,700 套。

作品中，平面摄影集与电影呈并行态势，以一对巴黎双胞胎姊妹 Bea 和 Rose 为线索讲述了一则超现实主义故事。故事首先抛出让破解的谜团：有天，当 R 回到公寓时发现 Bea 遭诱拐失踪……故事分为 13 章节，各段落间彼此不相关联，分别描绘了一种有关

Bea 去向的可能性。非线性的叙事线索无疾而终，阻止了读者试图如解读侦探小说那样获得最终的确凿答案，或许，沿着 Bettina Rheims 自诩的“女性主义者”的视角才能找到研读那一帧帧《巴黎的忧郁》式诗意化片段的恰当（唯一）路径。

出生于 1952 年的 Bettina 曾是模特和记者，1970 年代末期以脱衣舞娘和杂技演员为原型拍摄的摄影作品成为她职业生涯的开端。作为一位从镜头这端走向另一端的摄影师，早年摆造型的经验使她对模特的姿态以及衍生而出的微妙政治气味极为敏感。自始至终，这位 Helmut Newton 的学生表现出与老师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女性化视角和处理手法，她似在致力于使镜头前的女子摆脱社会尤其男性的审美压迫，“我从不被完美所诱惑，可杂志中的女子是那样无暇、无懈可击。”裸露正是她帮助构想中的女子“去社会化”的手段，





“模特在脱掉衣服时也摆脱掉一种社会代码。”进而，当相片中女子摆脱了社会所给予的角色，显出坦率的欲念——以性为起点的欲望成为她永远的核心主题。直言不讳的镜头下，女性性征时常作为明晰的欲望象征符号出现，而非以羞涩的隐晦手法加以暴露。尽管强烈的仪式感和象征涵义能够略略帮助作品与低俗的情色片有所区分，争议声终究无可避免。受质疑时，她表现出意欲矫枉过正的态度：“责难声使我意识到，女性在多大程度上遭模式化。”这席话不难解释为何她将最初视角集中于以男性视角为导向的女性角色——脱衣舞娘，也不难帮助人们理解她 2003 年创作摄影集《Shanghai》期间对智慧和棉棉这两位具“解放意识”的女作家的兴趣。

既脱离了现实的羁绊，Bettina Rheims 作品中的场景势必趋于强烈的超现实感，新作《玫瑰，巴黎如斯》延续了这一特征。纵观

始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影响清晰可辨：透过残破的墙，裸露的女性坦率从容，显然在向 Marcel Duchamp 的作品《瀑布》(Etant donnés) 致以敬意，而裸体与衣冠楚楚的身影并列，又易让人联想起 René Magritte 的画面；模拟犯罪小说《芳托马斯》情节的场面为作品加添了神秘的黑色意境，可见这位手段高超屡屡将警方戏弄于股掌之间的狠角色是她心头至爱；此外，草坪上席地而坐的裸体女子则显然从印象派大师 Édouard Manet 名作《草地上的午餐》(The Luncheon on the Grass) 获得启发……读到最后一页，会发觉，所有一切有如悬浮巴黎上空的海市蜃楼，有迹可循的是 19 世纪末至今的超现实主义想象习俗，虚拟人物只是串联虚拟篇章的线索，如 Bettina 亲口所述：“我不从拍摄现实，我创造了与生活毫无关联的现实，是属于我的现实。”

图片 Taschen 提供